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四至七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隣實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鄧以伊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四

始皇三

焚書坑儒 司空圖 劉蛻 賈至

長城 陸參

阿房宮 杜牧

築臺厭王氣 王元之

驪山墓 皇甫湜

大夫松　廖復

桃花源　李白

焚書坑儒

司空圖銘秦坑曰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劉蛻曰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

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巳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巳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葢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絶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宫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

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毁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覲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絶而先絶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令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如秦火息矣

賈至曰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捜學徒竭索儒黨懐書捧檄者鱗集麏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

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宄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篲芟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盛矣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

乃欲葢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欺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為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宫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賦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狗智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長城

陸參賦曰干城絶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嗚呼悲夫

可得而說原夫恣無道戮無辜帝謂其朕亡秦者胡
不可知也疑是匈奴於是先蒙恬次扶蘇帥兵伍役
刑徒千里萬里雨驟而雲趨入胡之鄉卻胡之王比胡
之黨削胡之疆然後自于洮至於遼江漢湯湯將池
焉而共浚太山巍巍將城焉而共高欲限華夷決安
危一世萬世有中原而稱大帝想其初也闢遐荒窮
下土極九泉而深望九霄而樹千夫力殫目不暇睹
有力如虎亦不暇努咫尺之間或什而伍離妻瞠瞠

亦不暇數人氣氳氳成一方之雲灑汗蕭蕭成半空之雨駕肩而趨踵步而履紛紛囂囂如日中之市國不得而寧役不得而停伊朝繼夕自昏達明時若炎風熾烈川源盡竭枯肌外焚肉火中渴是民咿咿憂秦未拔至若苦雪初霽陰風雨霜凍折髭鬢冰寒腋腸是民惶惶憂秦未亡民之既酷載僵載仆饑兮不粟寒兮不服病不暇休蟣不暇沐基人之骸壓人之肉少者不遑老者不復秦民嗚嗚向城而哭邊雪夜

明列雲鎼也白日晝黑揚塵沙也築之登登約之閣閣逺而聽也如長空散雹蟄蟄而征沓沓而營逺而望也如大江流萍其呼號也怒風匉訇其鞭撲也血流縱横地祇業業終朝忽讋星辰悠悠畏其相接而況於夷狄而況於臣妾其運輸也巷無居人田無稼民牛首濈濈大車轔轔輪不暇徙蹄不暇奔其傷財也極民之賦虐民之賂糊口而供赤立而赴餓殍塞路亦不我顧其民吺吺面天而訴將以宏其基恢其

堵盡韓齊之土固其壁崇其飾竭億兆之力太華方城乃一卷之石既而岌業崢嶸向秦而橫如山之成如雲之平繚繞之際亘如長鯨豎亥汲汲步不可及掩映天漢勢不可莫丘陵峩峩不及其半影入沙磧勢侵西域殘陽不來未昏而夕其堅如金其峻如淋崇髙不可以日辨遠大不可以數尋鳥飛不前其歸翩翩雲不得施其陰綿綿風不得馳其聲喧喧下視闗塞蝸牛蟬聯回顧宫闕壯如徽烟胡人駢連望之

巍然如登青天如臨深淵不敢久視皂趨而旋嗟乎城即高大民惟艱難聞之者攘臂而切齒覩之者泣涕而長歎夫如是刑不得不暴政不得不煩國不得不亂民不得不殘謂其城可以固宗社謂其暴可以定人寰奈何敵不在遠憂不在胡城未畢也而秦已無殊不知棄秦者身寇秦者臣喪秦者嗣敵秦者民而怒秦者鬼神此可憂也而秦弗憂徒欲竭生民壘胡塵萬里而塗炭十年而苦辛然且喪其民亡厥身

非城也去仁義積土石非城也是曰禍之門是曰滅之根安得而為防安得而稱長嗚呼謂險之可恃城之可保則右彭蠡左洞庭不為堯之征面伊闕背羊腸不為湯之亡是以處堯之宮行堯之風雖無是城也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攻用秦之威布秦之非雖有是城也如藩垣之微如閭閾之卑無以防其患扞其師不然者秦無得而殃城無得而荒本以為禦而反以為亡者哉

阿房宫

杜牧賦曰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搆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宫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間而氣候不齊妃

嬪媵嫱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緑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

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横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嗟乎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

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二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築臺厭王氣

王元之曰古之王者無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之善惡茍理合天道垂休降禎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為妖作沴則必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而返災祥不為難矣烏有築高臺

厭王氣行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觜長距雞鬭六國而擅場復以鉤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斂蠶食兆民而富國然后戍五嶺築阿房驅周孔之書盡赴回祿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收大半之賦則黔首豆分用三夷之刑則赭衣櫛比鯨鯢國政螻蟻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羶六合嗷嗷上訴求主天將使民息肩于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子之氣于是祖龍巡狩築臺

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訴之于天天厭秦也授之于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封六國之嗣復萬民之業薄賦歛省徭役銷戈融兵劚稼懋穡誅高斯之暴政修唐虞之墜典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銷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

驪山墓

皇甫湜狠石銘曰狠石蒼蒼驪山之旁鐃朴礲瘢嶷

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藏七十萬人玆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于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逵谣刑殘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狠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寂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總奇力瘁財殫驅驅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憤其兇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梃荆棘指麾崤潼險阻不閡干戈倒鋒尸露于刼燧燔于童蓬

顆無依不十年中禹莝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
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
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狠石炯戒千春

大夫松

廖復賦曰舜之興兮風雨弗迷松之生兮雖茂何為
禹鑿九州櫛風沐雨隨山刋木民知攸處如轂如桑
共生于商太戊修德其邦乃昌周室方隆拔樹而風
時王以悟時和歲豐嬴政肆虐并吞六雄虎視裁定

鑾輿遂東謂蓬島可以立至謂太山可以升中遣天
赫怒雷雨交攻羽葆莫能施其妙複陶何以効其蹤
既避于五株之下乃行乎一命之封是何馳騁之極
非君之德天罰斯盈以警其身惟松所茂亂虐以振
嗟乎秦之為君封其樹不封其臣松之為臣庇其君
不庇其民樹有爵位人遭斧斤委任姦邪兮言有枝
葉誅戕殘賊兮絶其本根殊不知松之枝有軒墀之
幹不能止趙高之佞松之姿有淮淝之形不能卻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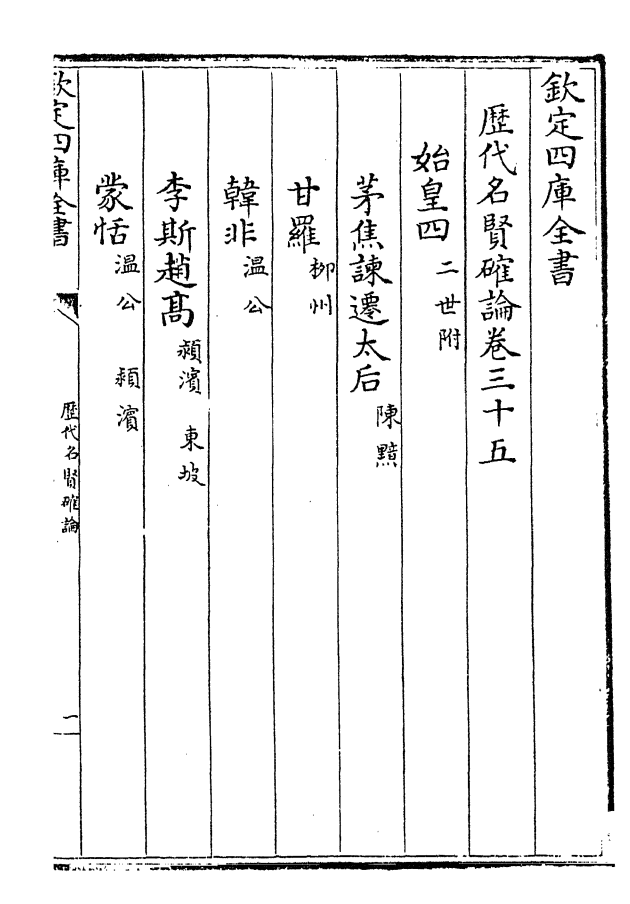
涉之兵項氏繼踵劉氏建旌望夷烹亥軹道繫嬰大夫亭亭空守其名者也

桃花源

李白曰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

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
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四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五

始皇四 二世附

茅焦諫遷太后 陳黯

甘羅 柳州

韓非 温公

李斯趙高 潁濱 東坡

蒙恬 温公 潁濱

茅焦諫遷太后

陳黯曰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逄耶殷無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

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氷顧咢
鑊諤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
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
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狥忠亦諫者
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
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
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
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

喜而退矣

甘羅

柳州曰彼甘羅者左右返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巳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韓非

温公論史記載韓王納地效璽於秦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

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也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自早殺韓

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復悔使赦之非已死矣楊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説難之書而卒死乎説難敢問何反也曰説難葢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説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説之不合非邪曰説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温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欲反覆其

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恤哉

李斯趙高

頻濱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詩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東坡曰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而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

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唯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

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黨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

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夷三族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軼堯舜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為也

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忠恕為心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

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葢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蒙恬

温公曰蒙恬為秦築長城二世因而誅之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潁濵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以殘暴多矣子孫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琊使毅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

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烏乎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六

七國通論

趙括王翦六一

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荆軻　潁濵　荆公

優孟西門豹淳于髠優旃　潁濵

扁鵲　潁濵

七國興亡

温公曰從横之説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

家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絶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葢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

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彊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

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

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

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

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

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

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

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

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楚魏韓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刼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刼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

是又在六國下矣

何去非曰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無至於必可并六國有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為工於斃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秦之為國一而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

而蹈其膺背於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擯秦耶秦誠巧於攻鬬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首西嚮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二而夷之也葢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皆其自相屠斃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獘而終為所擒也葢六國之勢莫利於為從莫害於為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為從於蘇秦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巳

而為衡於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懽卒至於地盡而安為墟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然而終敗於為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讎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并吞之則關東諸侯皆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强有已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

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
賻秦唯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雖强不足以致
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寔諸
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
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也使齊楚燕趙審夫社
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之為蔽於我委重國而收
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讎虎狼之秦使其一下
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

越函谷而山東安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勝而歸休兵則四國之乘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方蹙之是使二國速被實禍而齊楚燕趙返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噫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能紓

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各更其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萃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曰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為術生於揣摩辨說之巧人皆賤之然其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為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㠶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并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為六者豈天所以終

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為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郊則勝負之勢益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并韓魏則咼足之勢可成以其為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懽而離其交終於一二而叀滅之悲夫

頳濱曰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未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

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踈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

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

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冦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内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又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

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説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横秦則不然横人之欲為横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又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筴也公孫衍一説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壊衆志之不一

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强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强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急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不親湣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偷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

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把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况秦乘其獘乎

蘇秦

陸龜蒙設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寒泉子秦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横事說太王者為誰惠

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隮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譬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始若膠附終若氷泮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栖而已

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其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慼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

闕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大
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雠國
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
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李子為武安
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闗十五年
賴濱曰秦强而諸侯弱遊談之士為横者易為功為
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横成則秦
帝而虜諸侯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

秦本說秦爲衡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爲之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葢諸侯異心譬如連鷄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四公子

潘存實四公子賛曰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

千人聞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孰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沒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耳三千之人何為哉悲夫人之貴也為身四君之貴也為人富貴皆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未見其及也贊曰四人為身萬二千人為耳目四人為梁萬二千人為榱桷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

不自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背千里約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義貧賤無所遺平生

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况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戰國策

曾子固序曰劉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

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

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

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説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説也固將明其説於天下彼當世之人皆知其説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説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申不害商鞅韓非

潁濵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罰加乎姦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

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則韓秦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要之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東坡曰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

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

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説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

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愚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愚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趙括王翦

六一曰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闇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

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

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

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
子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
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鋭老
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鋭
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
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
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虚言易與也因行反間
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

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荆軻

賴濵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

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强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攷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

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沬以匕首刼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髙采異議載沬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沬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沬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沬葢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沬信以匕首刼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以知其非要

盟也是以削去曹沬而録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荆公曰曹沬將而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隐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優孟西門豹淳于髡優旃

頫濵曰太史公得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録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太史公以齊威王事先楚莊令既正之然優孟語稱齊趙韓魏盖戰國記事者粉澤之過耳

扁鵲

頫濵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説以為

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葢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知而左氏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録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扁鵲見趙簡子齊威王而中有虢公之事虢之事在春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秋之末威王復次其後或疑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薛亡久矣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虢公者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七

莊子

莊子之道 荆公 魯直 頴濵

楊墨

楊墨之道 昌黎 黄埔 荆公 鄭獬

孟子

孟子之道 皮日休 昌黎 魯直 頴濵

孟子養浩然之氣 頴濵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東坡

闢楊墨 昌黎

孟子言不嗜殺人 頴濵

孟子將朝王 温公

孟子謂蚳鼃 温公

荀子

荀卿之道 荆公

荀卿之學 六一

荀卿之失 東坡 荆公

諸子通論

孟揚荀 昌黎

孟揚荀言性 樊川 昌黎 東坡 潁濱 皇甫湜 荆公

莊子之道

荆公曰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

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

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樸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

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　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葢欲明吾之言有為而

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工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

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子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責悲夫　又曰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周之言皆不可

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益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矣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譊譊而後服

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魯直曰莊周内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遥唯體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

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也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彼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以為衆

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稱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涽涽以至今悲夫

頫濵曰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益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葢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定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

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漁父盜跖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

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楊墨之道

昌黎曰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

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黄埔反讀墨曰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為本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内親外疎别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

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教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益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矣使其人不為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子云墨與儒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治心教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堯舜非桀紂雖童子婦人聞堯舜喜桀紂罵自然之道也

顧其道何如爾小堯舜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教人其能歸於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墨必戾儒儒必譏墨不譏不戾不可謂之儒墨

荆公曰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為也夫禹之于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顔回之於身簞

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者此亦可謂為已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葢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為已為已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末也

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已其為已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矣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已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為人固知為已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為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為已之為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

子者廢人物親踈之别而方以天下為已任是其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為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揚子近於儒而墨子逺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鄭獬論儒墨使人得失曰天下烏乎治治於儒也天下烏乎亂亂於墨也亂之曰吾禦之不固盜其隙而乘之也儒何道也聖人道也芽于羲蔓于黄堯舜實之禹禹以實于周孔矣諸侯淫汙肆而相翦獮塗汙

棘塞涅而不洗獨夫子大攘中截其駻流偃而築之
然不遂於用也末俗人毦百家始勝嵬墨唱其徒汩
吾夫子之築孟荀懇惻迨病此也夫孰誨斯民也君
師者司之也敢原乎古總總然而居倀倀然而趨燠
寒渴饑擴于內適知鳥獸穴土巢木以養以處不相
用則決然怒攫然鬬强者奪勇者殺君師者發於仁
義不忍其溺也拱覯揉伏必徐引而進之不遽以刑
迫也男女有合禮以婚聘飲食有燕禮以賓饗哀也

為之喪葬思也為之祠祭樂有金石㦸有鈇鉞凡所措注一原於情性而閑以節奏無過也無不勉也矩於家繩於國衡於天下禮義明而情性定是吾道所以兩得之也彼墨者方且溝瞀固獘不特泥其說本儉刻於體非闢也民拏而目爭非樂也民确而益不和兼愛無父上同漫等級籍嵬墨相天下戕滅禮樂頹律以已俾其君茅茨土階啜土鉶既耕且治天下將槁然相與戾矣啜菽飲水曷充哉禮義去則情性

肆是墨者所以兩失之也禮義中也大本也情性之
撿也儉愈則陋陋則性情有不能其說不較益可白
已嗚呼楊墨不作邪世今無有邪老者獨善不幾於
楊乎釋者兼愛不幾於墨乎是楊墨遺俗尚狺狺於
世而又決其流而漲之築無少完矣吾民于于日怵
於邪如炳禮義以曉之怪魖嵬墨使之潛化彿然治
平之迹繇今日起是亦荀子之志也
孟子之道

皮日休謂孟子為學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籍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睟睟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

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揚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

昌黎曰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盖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

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
魯直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唯
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為祖述孔氏而
詆訾孟子以為畧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
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若合符契者要於
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以為為肉
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

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髠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曽未能遠過淳于髠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群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

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於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

頼濱曰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

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葢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

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

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寛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

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孔孟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孟子養浩然之氣

頻濱曰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

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求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然則其行之也安是以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

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敢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鬬也不知其身之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為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為勇有退

而為怯其進而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

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為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之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彊為之

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故謂至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諭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萬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

博學而識之彊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其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宫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宫黝之守氣

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為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

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彊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之而不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彊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得其真彊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彊是學道之要也又曰新喻吳若曰孟子

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得其說請為我言其故子應之曰子居於江南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莫能支予嘗試考之彼何若此以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乎

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於外其中演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始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東坡曰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

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以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葢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為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為之者君子葢不以勞民也古之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

以生道殺民君子葢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闢楊墨

昌黎曰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異端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

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

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孟子言不嗜殺人

頼濵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強以此游説諸侯諄諄言之兾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之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

及漢高祖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葢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劉石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亡養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

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
誅鉏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
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
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
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户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
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
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孟子將朝王

温公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乎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輔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蚳鼃

温公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荀卿之道

荆公曰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顔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

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令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内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葢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已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内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葢不能利

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巳者賢於
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
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巳
甚矣故知巳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巳者仁
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
人知巳愛巳是故能使人知巳愛巳者未有不能知
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巳愛巳者也
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

荀卿之妄矣揚子曰自愛人之至也葢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巳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巳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巳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荀卿之學

六一曰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非仁

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高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居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益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以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

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强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

荀卿之失

東坡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

之悦顔淵黙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説者矣必有竊其説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

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

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荆公曰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皆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葢其言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於楊朱墨翟之間則

何知彼而愚於此乎昔墨子之徒亦譽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爾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并非之是豈異於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德於天下而揭教化於後世爾豈可以託尊聖賢之空名而信其邪謬之説哉今有人於此殺其兄

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為孝人邪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是矣昔告子以為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杞柳之為桮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為也蓋孟子以謂人之為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為故以告子之言為禍仁義矣荀卿以為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云云

孟揚荀

昌黎曰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黄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

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删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孟揚荀言性

樊川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

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孥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惡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

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言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以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

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昌黎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

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

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其必滅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

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

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乎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黒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水得土而後生雨露風

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上下而智與下愚不移者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

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茍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

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以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而已乎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辯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

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瞍管蔡之迹而明之非聖人之論性也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日言性者皆雜於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潁濵曰一隂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隂一陽隂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隂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為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為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

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之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皇甫湜論孟荀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

可下不移是也黄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堛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絶而異端作大義乖

而偏說行夫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哉葢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

焉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説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期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期殆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而多益故為尤乎

荆公論揚孟曰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戹窮死喪莫非命也論

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揚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惡混孟子之言命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人為不為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其所以異者其所指者異耳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故孟子之所謂性

者獨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獨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以明之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

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利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為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亦必惡

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葢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東坡曰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

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存乎為文汲汲乎唯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

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以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不得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

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槪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

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歴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七